

哦，火棘

李永明

寒冷的冬天，最难忘的是故乡红红的火棘，乡间的山野，一山的红，一梁的红，一村

的红。乡间不喊火棘。在乡间都喊它救兵粮、救命粮。火棘的家在贫瘠的山梁上、悬崖边、溪沟旁，它们从不选择自己的家，风把火棘果吹到哪里，小鸟把火棘果落到哪里，牛羊把火棘果带到哪里，它们就繁衍成林，让顽强的根扎向山林，扎向薄土，扎向石头缝。

没有人指挥，没有人安排，村里的稻田、麦地、玉米地、菜地，我们几乎见不到火棘的身影，火棘知道那是长庄稼的地方，它们的家在山村，那才是它们伸向天空的地方。迎春花开了，桃花、李花、杏花开了，它们不争先，山野处处花事之后，春夏之交，它们在叶杈里开出来一般洁白的小花，一朵拥着一朵，一朵挤着一朵，一朵挨着一朵，洁白一道道山梁，香遍一条条山沟。

春天的花太多，春天的绿太多，火棘花开山林，但是大家很少去关注它们，火棘就新绿自己的叶，就烂漫自己的花，没有太多心事！

最后一枚苹果摘下，最后一枚红橘摘

下，最后一枚柿子摘下，树叶成了落叶，树枝成了空枝，秋冬萧瑟，万物凋零，火棘收去花衣，在小花上长出绿豆般、豌豆般、灯笼般的小果子，沐浴阳光雨露、风霜雨雪，青绿变成橘黄，橘黄变成大红，大红变成深红，一串串，一枝枝，一簇簇，一片片，火焰般点亮乡村，让铅灰色的山野呈现出亮色，让萧瑟的寒冬放出灿烂的色彩。一场雪下来，火棘在银装素裹的山野点亮一簇簇篝火，雪野之中一树红，一坡红，一梁红，一村红，照得冷冷的心里无尽的温暖。

乡村的夜是黑的，落光了树叶的枝丫，堆在山坡的稻草垛、玉米秸垛，黑色的风吹出黑色的影子，从乡村的河流上吹过来，比寒风还要刺骨，还要刺心。我们走入山林，看到火棘，握在手里，红通通的火棘果就是一束束红红的火把，它们在乡间的名字就是火把树……

乡村的冬天是漫长的，草枯了，水枯了，风枯了，山野不是秋天的金黄，山野是冬天的枯黄，松是青的，柏是青的，它们在高处。火棘是青的，它们在山林的低处。山林处处青草不再是青草，枯得让人心疼。火棘丛中的草却是青的，冬天最揪心的事情是给

牛、猪割草，溪沟边上，崖洞下，有水温暖的地方，青草都被我们割完，火棘丛中的青草成了我们最后的希望。那时我们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够把藏在火棘里面的青草带回家，减少我们对牛、猪的亏欠。

火棘的青是山林所剩不多的青，火棘的果是山林一年中最后的果，柿子树上挂着几枚柿子，那是村庄留给鸟儿的，所有的果树在寒冷的冬天只剩下枯黄的树叶，很多连最后一片黄叶也没有挂住，伸向天空的只有树丫。

火棘红玛瑙般的果实伫立寒枝，吐焰雪野，成为我们漫长冬季唯一的果实，酸涩中夹杂着甘甜，甘甜中渗出清香。

古代行军打仗，粮草绝尽，士兵们摘下火棘充饥，竟然精力百倍，英勇杀敌，战无不胜，此物从而得名叫救兵粮、救军粮。

乡亲们还把火棘叫作“酸枣儿”，因为在贫瘠的山村没有真正的枣树，而火棘果吃起来却有枣的味道，村里的老人们讲在自然灾害年代，多亏了这片山的火棘果儿，才让饥饿的人们度过了灾荒年月。

我感动于火棘花开的平静，感恩于火棘秋冬的暖心，我几乎没有去关注过它



秦巴安康，陕西南方，鄂渝川接壤。山高大深，植被林密。超凡智慧，精准扶贫，破解千载难题，规模之大，成效之巨，史无前例。向贫宣战，把穷根挖去。谋求全民致富之良策，彻底解决，贫瘠问题。

全市动员，全民参与。调研剖析，分析贫瘠根基，九县一区齐出动，万名使者齐奋起，倾力共赴扶贫区。翻山越岭，走村串户，深入社区，精准摸排，建档立卡，归纳分析，精准施策找依据。选派敢负责，勇担当，善作为第一书记，进村进社区，查找问题，夙兴夜寐，精心谋划，对症下药，凝心聚力。披星戴月，殚精竭虑皆无悔。

安康贫困，交通首困，首推交通扶贫，筑百姓致富之路。竭力推行教育扶贫，健康扶贫，专业扶贫，行业扶贫，科技扶贫，消费扶贫，建爱心超市，开展电商，微商平台，发挥民主党派优势，多措并举。全方位，助扶贫。号令之下，使者进病贫之家，入孤老之舍，听民之苦，解众之忧。研析差异，因人施策。合理分工，宜粮则粮，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宜搬则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引导创业，成效显著。

结对帮扶，成绩尽收。驻村干部，深入研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绵绵春雨，润物无声。凝聚实践，成就斐然。道路通户，饮水畅通，病有所医，老有康养，学有地方，新添居室，硕果挂秋。

今日之安康，青山绿水生态，靓靓新区小康。村庄旧貌不存，沧桑巨变。城市大发展，农村大变样。政通人和气，民朴政端，精准扶贫谱新篇。

今日之安康！乘新时代雄风。农兴商茂，商贾云集，游子返乡创业，自造血功能，活力之迸，财富聚增，穷魔不再挡道，奔向美好小康。

美哉，安康小康，乾坤朗朗，百姓荣昌！

今日安康赋

高立成

银杏曼舞

邹婷

初冬的早晨寒意逼人，风吹过脸庞很是扎人，晨练走到东堤十字路口，我被路边的两棵银杏树吸引驻足，望着地面如绒毯般厚厚的银杏叶，忍不住从各个角度拍下它的美。

银杏黄时大雁归，也许是浓浓的翅羽带来了浓浓的寒意，眼前的银杏树被这浓浓的寒气染成了金黄，像是英姿飒爽的士兵正在列队接受着来往人群的检阅。寒风掠过，银杏树叶纷纷飘洒而下，宛如漫天起舞的蝴蝶。冬日的银杏树被午后的暖阳装点得熠熠生辉，金黄、鹅黄、橙黄的银杏叶，密密匝匝，夺目的光芒仿佛将天地融成了一片金光闪闪的童话世界。褪去青翠的薄衣，着一袭黄裳，装点着喧闹的小城和熙来攘往的街道，一幅“满城尽带黄金甲”的美景浮现在眼前，成为初冬最曼妙的风景。

小时候，妈妈拉着我的小手闲庭信步时，就为我科普过关于银杏的知识。银杏，为高大落叶乔木，树姿雄伟壮丽，春夏翠绿，秋冬金黄，是我国特有的古老树种。银杏树风姿绰约，无论什么季节，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初春，满街的银杏树，翠绿欲滴，如丝的春雨落在树叶上，“沙沙”作响，就像一位俏皮的少女抚琴弹奏出一曲美妙的乐曲，万物争春的时候它羞怯的、小心翼翼地发着芽、长着叶、舒展着。酷夏，银杏树长得茂密葱茏，树叶宛如玉石店里那精致扇坠儿，它昂然耸立于骄阳之下，笔直的枝杈上那些碧玉般的叶子错落有致，形成一把把天然的绿色遮阳伞，成就夏日里那一处处荫凉。

秋风萧瑟时，银杏树褪去了充满生机的翠绿，换上了金黄。随风悠悠然飘落，不紧不慢，好似飞舞的蝴蝶，婀娜多姿，成为秋日里最亮的一抹色彩！

满目萧瑟的寒冬，银杏叶黄，金灿灿的叶子，在阳光的照耀下金光闪闪，如同黄金打造出的金叶，光秃秃的枝干傲然于天地间，不畏严寒。

银杏树是安静的，既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开花，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结果，到了秋季，看到树根下落满的银杏果，叶子开始泛黄，才惊讶它已悄无声息地完成了生命的轮回。我感慨着它生命力的顽强，为初冬绘了一幅灿烂的景象。这厚厚的树叶静卧于地，或许是在等待来年的春风……凝望银杏树上那寥寥无几的叶儿，它们将与雪花媲美，相映共舞，成为下一个春天的起点。

虹桥漫步

聂铃

爱上虹桥，没有理由；爱上汉江，没有原因。下班或者周末，我总是喜欢环河一圈，从虹桥上走过，有时慢跑，有时散步。汉江的虹影、灯影、水景的美总是尽收眼底，熟悉而生动。日复一日，汉江“虹桥漫步”便成了我每日坚持的打卡活动。

清晨，走在虹桥上，像在仙宫中行走一样，感觉自己轻轻地飘过虹桥。汉江河面上笼着一层朦胧雾纱，近处远处的建筑全笼罩在薄雾中，有种海市蜃楼的缥缈。清风徐徐吹来，沁人心脾此时，汉江像一位含羞的美女，披着神秘的面纱，露出迷离奇幻的惊艳之美，让你尽情欣赏“雾漫汉江”之晨景。有时雾散去，一轮红日从虹桥上慢慢地探出酣醉的红脸颊，又让你欣赏“长虹日出”之奇景。

若是正午走过虹桥，太阳当空照，阳光直射在鳞波上，层层荡漾，道道金色光芒万丈，日光水光交错辉映，刀光剑影般像在吟唱一曲铿锵有力的“将军令”，对面高楼上的玻璃墙上便镶嵌着一片片闪闪发亮的金子。

傍晚，若你在虹桥的水边，突然眼前光柱闪烁，一道虹影从天而降，让人眼前一亮，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这时，沿河的所有彩灯亮了起来，整个汉江如天上人间，流光四溢，五彩斑斓，让人们尽情欣赏眼前这美轮美奂的汉江夜景。虹桥呈现出一道道彩虹，每天每时的颜色不一样。彩灯一排排沿河点缀，两旁高大的楼房上，每一窗灯光也亮了起来。水、灯、楼互相交错，相映成趣。一排排彩灯欢快地流动着，活泼地跳荡着，伴着河畔的广播音乐舞曲，再加上散步、锻炼的绰绰人影，构成了一幅美妙醉人的汉江夜色图。

如果是夏夜，人们都不约而同地围拢在河边纳凉，放松心情一天的劳累，卸下身心疲惫。而此刻走在虹桥上，凉风习习，水波粼粼。在汉江的虹桥上，来来去去，偶尔阳光、偶尔风雨，像极了我们的人生。风雨铸就成长的历程，旅途收获酸甜苦辣，人生之旅，生动而丰盛。



林江摄

去牛山看一场春雪

陈静华

安康的春天不单可以观赏那铺天盖地的油菜花，漫山遍野的樱花、桃花，还可以去山上赏春天的雪花。

一天，气温骤降，牛山下降了一场瑞雪。雨雪后的牛山村风景秀丽，空气清新。沿着蜿蜒的山道一路攀登，远处青黛色的山林、附近山头琼花碎玉一般的积雪和坡上的油菜花、樱花交相辉映，美不胜收。越往上走，山上的积雪越厚，苍山负雪，如梦似幻，一路上遇到的赏雪的车络绎不绝。

今日的牛山村早已脱贫致富，昔日门庭冷落的牛山也逐渐成为热门景点。牛山又称牛头山，古称牛首山，层峦叠嶂，奇峰突兀，壁立千仞，因头角凌霄，形似牛头而得名。到达山顶，牛山朱雀寺黄色的庙宇飞檐翘角，映入眼帘，高大的松树上顶着厚厚的雪帽，挂着冰晶，玉树琼枝，宛如一幅巨型水墨画。道路上的雪正在融化，变得泥泞，我们踩着冰雪和泥浆小

翼翼地往里走，低洼处的雪更厚一些，一群孩子正在堆雪人，我们也学着孩子们的样子用冻僵的手捧着雪块往车上堆。

春色四合，山上下起了小冰雹，因道路湿滑，山门紧闭，我们只草草瞥了一眼帅旗墩、望京石和黄巢练兵场，后悔上山太晚，意犹未尽。不过一冬干旱这场雨来得正及时，足以弥补缺憾。

明代大儒王阳明说：山中缺德无供给，清风明月不要钱。苏轼在《赤壁赋》中说：“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今晚虽无明月，但山间有皑皑白雪和苍松翠柏，有三五好友做伴，足以悦目赏心。

早春二月，去牛山看一场春雪岂不美哉？

热心的餐馆老板为我详细介绍了去茨沟的路线。

自行车翻过一座山，又过了一道沟，眼前便出现了一片水域，是富家河水库，水库水面开阔，波光粼粼，两岸青山连绵起伏，山上树木丛生，植被茂盛，人家的房屋不时从绿荫中露出脸来，干净整洁，给人一阵惊喜。一会儿工夫，就看见了密集的人家和一段公路上由两旁整齐的房屋所形成的街道，松坝到了。

我不敢耽搁，骑着车继续往前赶。砂石路一直沿着富家河往里延伸，路面平坦，基本上都可以骑行。富家河水一直相伴在身边，一路上不绝于耳的水流的“哗哗”声反而使旅途显得更加静默；两岸青山环绕，山势险峻，高耸入云，让前行的路看上去更加逼仄，大山斜斜地向中间倾轧过来，抬起头，只能看见窄窄的一线天空。

当我又一次站在山腰处，从高处俯瞰富家河岸边的那一大片密集的人家以及在高高矮矮的房屋中间出现的一条窄窄的、长长的街道时，我的心先是一阵激动，片刻间又安定下来。我长舒一口气，一路上的千般疲惫，万般寂寞，这时候竟一扫而光，我已经满血复活。我相信，真正的目的地到了！

山行

石昌林

人，偶尔有一辆货车从身边通过，寂静的山林便会响彻一阵震耳的轰鸣声，土路上瞬间扬起的尘土吞噬着无法躲避的我，过后，山林便又恢复了平静，我跺脚、拍拍身上的泥土，继续前行。

一路向北，从开始的一路走一路看，到最后只剩下埋头赶路。渐渐地，劳累和孤单再次裹挟着我，让我感觉疲惫不堪，眼看着太阳已经偏西，还没有目的地的影子，我有些害怕了。就在我筋疲力尽、茫然不知所措时，我看到了山脚下的一片房屋，到了！我惊呼起来，我猜测这应该就是我此行的目的地了，我瞬间兴奋起来，这真是沙漠中的“绿洲”啊！一条由南向北蜿蜒下行的公路尽头，连接着一条百十来米的窄窄的街道，街道两旁是高高矮矮的房屋，一条弯弯的小河环绕

着街道一边的房屋建筑，缓缓向南流入崇山峻岭之中。这就是我此行的目的地茨沟吧？我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的激动地大叫起来：茨沟，我来了！

我飞速地蹬着自行车来到镇上，一打听，根本不是！这里只是茨沟区的一个小乡谭坝而已。去茨沟还得再翻山越岭先到达一个叫松坝的小镇，然后沿着富家河北行十五里才可以到达茨沟区镇。我一时间像泄了气的皮球，瘫坐在路边的一处石墩上，看着瞬间陌生的街道，往来时经过的山路上瞧瞧，又扭过头，朝大山深处望去。

不管它了，先在小镇上填饱肚子再说。跑了好几家，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有饭吃的餐馆。餐馆里简陋得只摆放着两三张落满尘土的桌椅，吃了一碗醋汤面。吃饭过程中，

原乡叶坪

汪海玉

关于原生态，我一直理解的就是没有被破坏的某一种东西，某一处风景，或是某一个村子。

处于汉滨最北的一个叫叶坪的小镇，喊出了原乡叶坪。我的记忆里，对于叶坪的印象是僻远的存在。我想找个宁静的一方，听听山水，喝喝茶，好不惬意。人活着，总会有累了的时候，只要是累了，就想安安静静，哪怕是孤独。孤独，有些时候也是一种享受。

一条河，说是河，算是一条小溪沟，正是这条溪流，使一个僻远小镇，有了灵气。公路顺着溪沟而修建，公路的影子过了溪沟，溪沟依偎着公路。同行的镇干部说：“在这样的路上开车，不仅仅是考验车技，更多的是在云里雾里捉迷藏。”这些山说大，但不是很大，但也不小，小就不能称之为山。山越来越大，给人第一感觉就是逼仄，逼仄又不压抑，车停偶有开阔，聚集起来的地方，就是叶坪街道。

溪沟还是没有断，一直绵延。镇上干部讲，可别小看这条不起眼的溪沟，那可是汉江三级支流，恒河发源地。境内分布着西河、岩屋河、恒河等，河谷狭窄，山高坡陡，植被繁茂，水质优良。是的，水很好，清澈透明，有地方与路面水平的水流，敲打着石头的声音，随风而逝。捧起水洗一把脸，清新自然，甘甜的味道弥漫在脸上。

原乡叶坪，何为原乡？我在资料上看到蛛丝马迹，土地革命时期，红军在境内活动过。自然是一个区域的自然性格，它会对生活习俗、建筑等产生深远的影响，而地域文化是一个区域的文化性格，直接影响着文化传承和这个区域的文化魅力。

听镇干部讲，原乡叶坪是规划注重对地域文化的保护、传承和挖掘，力图通过规划唤醒当地居民的文化意识，并在开发建设和区域发展中，使当地居民产生文化自觉。所以，原乡规划旨在积极主动地担负起文化传承的历史使命。在现实规划中，我们往往犯这样的错误：对当地文化不做深入的挖掘，或毫无依据地植入外地文化，或大张旗鼓地改造当地文化，或干脆毁掉当地文化。这些做法都有悖于规划师的历史使命。

老街道，还是有些味道。一排排青砖黛瓦的老房子，一字排开，门口端坐的阿伯，安详地抽着旱烟，有人来了喊一声“阿伯”，阿伯缓缓地睁开眼睛，猛吸一口旱烟，悠闲地吐出烟圈，接着又是咳嗽了半天，把烟袋锅重重的磕在地上回到了一声“哦”。

阿婆走出来，她手上端了一碗饭，不是自己吃的而是递给阿伯。阿伯接过饭，顺手把烟袋锅放在青石门墩上，大口吃起来。几乎整个老街道都是这样的场景，就是一只狗，几只猫，一堆呆滞日光的荒凉村落。瞥见日杂店门口挂着一串红灯笼，喜庆中带着温暖。老街道的尽头是灯光白如昼的步行街，比起城里的步行街与商业区的繁华张扬，我更喜欢夜风中老街的静谧。夜风中老街道，有岁月的沧桑模样，也有阿伯的安详脸庞。明亮和幽暗并不冲突，两者平衡处。

现在生活节奏太快了，想坐下来细细的抽一根烟，喝杯茶，都是奢侈。城市是人口聚集区，在有限的用地上，向高空和地下立体拓展，形成地上地下相融共生的庞大的城市体系。

既然是原乡，站在“他者”的立场来规划，充分地体现对地域文化和当地社区文化的尊重。这应该是规划理念的重大创新，它要求规划师转变角色和立场，从遵循政府、投资者的观点、从遵循自我和专家的视角，转变为遵循原住民的观点和生活本性，这样的视角，既然是原乡叶坪，红军活动过的地方也好，老街道也罢，都不要刻意的惊扰它，连一块石头，一堵墙，一片瓦，让它原来是什么样，现在是什么样，将来还是什么样。不用粗暴简单地改造，让原生态荡然无存。

让原生态的血脉的牵引，回归。原乡素颜相对时，不知为什么，忽然泪落如雨……

20世纪80年代末，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我被分配到了茨沟。眼看开学在即，我便怀揣文教局的一纸分配调令，骑着借来的自行车，顺着打听到的通往茨沟的沙石公路，进行了人生的第一次坎坷之行。

早晨的朝霞映红了东边的天空，也映照着一颗从未出过远门的忐忑不安的心。这是一段我从未走过的路。我的心里一是充满着好奇，更多的是惶恐不安。山路越来越崎岖险峻，心里越来越感觉孤单。好在一路上山清水秀，景色宜人；好在已知晓同学斌和我一起分享到了茨沟，同学是不用骑着自行车长途跋涉去报到的，他的家就在茨沟的街道上。我这次去了就可以住在他家，和他一起去报到。这样想着，心里有了盼头，寂寞的旅行变得不再孤单。

一路走一路看，累了在树荫下休息一会儿，听几声鸟鸣；渴了喝几口水。一个人穿行在崇山峻岭中，寂静的山林和城市的喧闹形成了强烈对比，人在山里，心灵也安静下来，回归到自然状态。不过山路实在太崎岖，说是骑，其实大部分时间都是用手推。有时候山路弯弯绕绕，为了走捷径，就得用肩膀扛着自行车，小心翼翼地下坡到底，趟过小河，再爬上半坡上的公路。公路上很少有行